

阿英撰

阿

英

名家说——
“上古”学术萃编

说

小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



名家说

“上古”学术萃编

阿 英 撰

阿 英



小说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英说小说/阿英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5

(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ISBN 7-5325-2607-0

I. 阿… II. 阿…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明清
时代 IV. 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8185 号

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阿英说小说

阿 英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49,000

2000 年 5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5325-2607-0

G·157 定价:11.50 元

出版说明

这是继“蓬莱阁”丛书之后，本社推出的又一套设计新颖的学术精品丛书。

四十多年来，循着古代文化各领域研究的轨迹，我社不懈地以出版一流学术研究著作为宗旨，即使承担巨大的经济负荷也在所不惜，终于形成了以“中华学术丛书”为核心的上古社学术著作系列，并成为与“中国古典文学丛书”比肩并峙的品牌图书而饮誉海内外，其价值绝不因年光流逝而减褪。常常地，我们接到各地读者的函电，询问这些精品图书有无再版的可能；也常常地，在书市上，我们见到有人淘拣到已经残损的一册半帙这类著作而喜悦不禁。于是，我们萌生了依据发展着的图书市场的需要，对我社这笔珍贵的累积以各种方式重版或重组的想法，这套丛书就是其中的一组。

考虑到当前青年学子的实际需要与承受能力，这套丛书择取影响尤著而为当今学术界读书界尤其急需的论题组合而成，或选自原来单行者，或节取文集之某一精粹部分，一书一题，说有专诣，人为名家，自成系列，故名之曰“名家说——‘上古’学术萃编”。

虽然，“名家说”的组合形式与“蓬莱阁”不同，然而在学术

源流上,却相承而又互补。如果说“蓬莱阁”着重收录清末民初以降国学宗师大家的开山之作,更多文化学术史的宏观建构;那末“名家说”,则多取三四十年代以来大师及名家们对某一专门领域或专题的潜心研究之作,更多由微观而见宏观,其所吸取的西学的成果,也随时代而有所不同。因此,即使二套丛书中作者有所重合,但品种的择取,仍以丛书各自的宗旨为别。于是由“蓬莱阁”而“名家说”,读者会产生由登堂而入室,探突而临佳境的感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则是文史哲打通,中西学兼融的世纪性学术趋尚,以及那包含着严格的学术规范的鲜明的学术个性。因此建议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不仅应汲取具体的专门知识,而更重要的是要注意其中所内含的思维形态与治学门径。

与“蓬莱阁”丛书相同,本丛书每一种前都冠以一流专家学者的导读性文字,相信同样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阿英和晚清小说研究

孙 逊

—

阿英,原名钱德赋,又名钱杏邨,主要笔名有阿英、钱谦吾、魏如晦等。安徽芜湖人。生于1900年,卒于1977年。青年时代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27年与蒋光慈、孟超等发起成立太阳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30年先后当选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文化同盟常务委员。解放后长期在文化部门担任领导工作。

阿英一生著述丰富,范围涉及诗歌、小说、戏曲和文学批评,其对明清小说尤其是晚清小说用力尤勤,是晚清小说研究的拓荒者之一。这方面他有多种专著问世,其重要者有1940年编定、1954年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的《晚清戏曲小说目》,196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晚清文学丛钞》(小说卷),和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1955年经增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晚清小说史》等。由于这些专著都有单行本面世,故本

书就不再收录。

本书所收录的,是阿英数量繁富的古代小说单篇论文的核心部分,其中早期的收入他生前刊行的《小说闲谈》(1936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小说二谈》(1958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中。他谢世后,其后人又辑集同类论文编成《小说三谈》(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和《小说四谈》(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将上述四书合成一本出版,题为《小说闲谈四种》。故本书实即《小说闲谈四种》的一种选本。

既为选本,必定有所取舍,并有一个取舍的标准。本书所遵循的,是学术第一的原则,即首先选取那些学术性强、学术价值高的论文。阿英的文章都非一时一地所写,刊物性质和读者要求也不尽相同,因而文章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既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也有一般的知识性、介绍性文章,还有一些纯粹的资料性文章。本书所收,主要是第一种类型,即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一般的知识性、介绍性文章不再收录;资料性文章虽也有相当学术性,如那些小说书目一类,但囿于篇幅和体例,也不予收录。而且即便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也有一个选择的标准问题。如关于弹词小说问题,这是阿英生前最为关注并投入相当精力的一个领域,《闲谈四种》内分别收录了《弹词小说论》、《弹词小说二论》、《弹词小话引》、《弹词论体》、《女弹词小史》以及几篇评介具体弹词作品的文章,本书在这个范围内仅收录了《弹词小话引》、《女弹词小史》两篇,因为这两篇史的描述较为清晰,论述也较深入,其他几篇多少有点内容相重。又如阿英又是最早关注《红楼梦》绘画的研究者,谈《红楼梦》插图和版画的共有三篇,本书仅收录了

《漫谈〈红楼梦〉的插图和画册》一篇。要之,谈相同或相近内容的文章如果有多篇,限于篇幅,本书只选录最具代表性的。此外,《闲谈四种》内还有一些写访书、觅书、买书的文章,迹近散文,本书也一律不予收录。

二

原则既明,下面就本书所选录的论文,谈一谈阿英在明清小说尤其是晚清小说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

如上已述,阿英一生著述丰富,涉猎面广泛,其对明清小说尤其是晚清小说用力尤甚,本书所选大致反映了这一特征。在本书收录的二十篇文章中,属明清时间范畴的有七篇,属晚清时间范畴的共十三篇。如果按内容细分,纯粹谈小说的十篇,小说批评与研究的两篇,小说插图的一篇,弹词曲艺的五篇,翻译的一篇,杂考的一篇,基本上反映了阿英的主要研究兴趣所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阿英不仅对明清小说有广泛深入的研究,是晚清小说研究的拓荒者之一,更率先对弹词以及小说插图和版画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著的成绩。

属明清小说范畴的主要有《〈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会》(以及附录《〈西湖二集〉作者周清原》)、《记嘉靖本〈翡翠轩〉及〈梅杏争春〉》、《〈金瓶梅〉杂话》、《玉堂春故事的演变》、《关于杜十娘沉箱故事》、《关于清代的查禁小说》等,这些文章或论述了小说所反映的社会情状,或介绍了作者新发现的小说残页,或考订了小说的故事源流,或勾稽了有关禁毁小说的资料,都有作者新的体会和发现。

属晚清小说范畴的主要有《清末四大小说家》、《略谈晚清小说》、《小说丛话论略》、《惜秋生非李伯元化名考》、《〈孽海花〉杂话》等,这些文章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晚清小说家和小说批评家,言简意赅地论述了晚清小说的历史地位和特点,并就个别作家和作品进行了考订和评述,在资料的爬梳和观点的阐发上都颇见功力。

除了明清小说和晚清小说,对弹词曲艺的关注体现了阿英又一个兴趣所在。这方面的文章主要有《弹词小话引》、《女弹词小史》、《马如飞的〈珍珠塔〉及其它》、《〈醒世缘〉为李伯元著作考》、《从王小玉说到梨花大鼓》等。弹词是我国说唱文学的一朵奇葩,历来妇女喜欢听弹词、抄弹词、写作弹词、表演弹词,弹词在民间和家庭影响甚广,但其研究远逊于小说戏曲。阿英在这方面的探讨不仅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而且也为我们留下了极大的生发空间,例如他提到的弹词与女性的关系,就是一个极好的研究课题。其他几篇讨论具体作品的文章也很有意思。

对小说插图的关注是阿英的又一个突出贡献。文学与绘画的结缘由来已久,明清以降,版画作为插图普遍存在于通俗小说之中,但长期来很少有人作过专门研究。阿英以《红楼梦》插图和画册为个案,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先后编了《杨柳青〈红楼梦〉年画集》和《〈红楼梦〉版画集》。收在本书内的《漫谈〈红楼梦〉的插图和画册》一文,即是这方面的一篇力作,是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一篇别开生面的论文。

其他《杂考四篇》、《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初期的翻译杂志》等文,也都从不同角度照应了小说研究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

三

阿英作为一位文学史科学家,一生重材料的收集和整理,他不仅有多种晚清小说戏曲书目和资料书出版,而且在《小说闲谈四种》所收的单篇文章中,书目资料一类占了很大的比重。本书因为篇幅和体例所限,没有收录这一类文章,但在所收录的论文中,仍体现了重材料、重实证、不作空泛之论的特点,这也是阿英作为文学史科学家治学的一贯风格和特点。

阿英的研究文章,不论长短,总是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说话,其中不少资料是阿英发现并首次面世的。这方面的例子我们可以首先举出《玉堂春故事的演变》一文,此文以大量的资料,详细考辨了玉堂春故事的演变过程:“《玉堂春》从公案到《奋志记》,是经过一回演变。从《奋志记》到《落难逢夫》,又是一演变。再到弹词本是一演变。然后改成传奇京戏,是更有着一个大的演变”。文章资料翔实,论证细密,是一篇写得相当扎实的长篇论文。其它如《女弹词小史》、《杂考四题》、《马如飞的〈珍珠塔〉及其它》等,也都是很有分量的长文。

扎实的短文更多,如《〈醒世缘〉为李伯元著作考》、《惜秋生非李伯元化名考》、《关于杜十娘沉箱故事》、《从王小玉说到梨花大鼓》等,文章篇幅都不长,但有材料,有观点,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材料属阿英发现并首次面世的也不在少数,如《记嘉靖本〈翡翠轩〉及〈梅杏争春〉》一文,就是作者将新发现的两种小说残页公布于世,并对其内容和版式作了简单的介绍和判别。又附录《〈西湖二集〉作者周清原》一文,也是因为发现了清初

徐锡龄《熙朝新语》中有关周清原轶闻一则而作,文章原汁原味,很少掺加水分。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还有些文章,以记录一些可靠的文坛掌故为特色,这也是阿英作为文学史科学家的特长之一。最典型的如《〈孽海花〉杂话》一文,文章从“两则广告”说到赛金花与名记者沈荇的关系,又谈到吴趼人的《赛金花传》,又叙及两种笔记中的赛金花,都属掌故的性质,并具有史料的价值。

当然,作为一位文学史科学家,阿英在重材料的同时,也重立论的公允和平实。本书所收偏重“论”方面的文章主要有《〈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会》、《小说丛话论略》、《略谈晚清小说》、《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等。他提出:晚清小说与唐传奇同为中国小说史上两个最突出的时期,其特点就在“全面地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情况,和产生于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疾剧变化基础上的各种不同的思想。”又指出:“《小说小话》亦最精,与《小说丛话》,可谓当时论小说之两大杰作,”“《小说丛话》以理论尚,《小说小话》以史实考证见长。”这些都可谓是对晚清小说和小说批评的精辟之论。又如对鲁迅作为小说学者的评价,既充分肯定了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开拓之功和诸多优点,指出它“是一部对中国小说研究极重要的书,甚至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更好一些的产生”,同时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其在观点和材料上的不足,呼唤“有更多的发现,更多的整理,更完整的新的小说史产生。”应该说这种批评态度和原则是非常可取的。

要而言之,涉猎面广,重材料的挖掘,立论公允平实,这是阿英明清小说研究和晚清小说研究三个最显著的特色。读者从本书收录的文章中,可以强烈感受到这些特色。

当然,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我们肯定阿英在明清小说尤其是晚清小说研究上的成就和开拓之功,但其不足之处也是无须讳言的。比如,由于受时代局限,理论准备尚不充分,因而研究方法和路子比较单一,过分倚重反映重大社会生活的作品,并对此作社会史的实证铺排。这种不足在《略谈晚清小说》、《〈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会》等文章中尤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此外,尽管阿英是位文学史料学家,但史料的发现是没有尽止的,所以受材料局限,有些地方可作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相信阿英如果还活着,他自己也会这样做的。

到2000年,阿英正好诞生一百周年。这位本世纪的同龄人,虽然没有能亲眼目睹改革开放后所带来的全新气象,但他的学术成果不仅在今天,而且在下个世纪,仍会成为我们新的研究的起点,成为学术传承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目 录

阿英和晚清小说研究	孙逊 1
《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会	1
附:《西湖二集》作者周清原	12
《醒世缘》为李伯元著作考	14
惜秋生非李伯元化名考	20
记嘉靖本《翡翠轩》及《梅杏争春》	24
《金瓶梅》杂话	29
《玉堂春》故事的演变	34
关于杜十娘沉箱故事	61
《孽海花》杂话	64
关于清代的查禁小说	70
清末四大小说家	77
略谈晚清小说	90
《小说丛话》论略	94
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	98
弹词小话引	107
女弹词小史	112
马如飞的《珍珠塔》及其它	157

从王小玉说到梨花大鼓	171
漫谈《红楼梦》的插图和画册	175
初期的翻译杂志	184
杂考四题	193

《西湖二集》所反映的明代社会

《西湖二集》是一部平话小说集，它的刊行年代，大概是在明末崇祯年间。著者署周清原，别署济川子，武林人。他的事迹很难查考，只能从书前湖海士叙里，得知其大略。据湖海士说，周清原是一个“旷世逸才，胸怀慷慨，朗朗如百间屋”。又说是“闲气所钟，才情浩汗，博物洽闻，举世无两”。从《西湖二集》看去，这个人的才情确是相当高的。他很会谈古道今，“至抵掌而谈古今也，波涛汹涌，雷霆震发，大似项羽破章邯，又如曹植之谈，而我则自愧邯郸生也”，可见他在日常的谈话里，已十足训练了写作平话的长才。但是他竟没有碰到“幸运”，卒至“怀才不遇，蹭蹬厄穷，而至愿为优伶，手琵琶以求知于世，且愿生生世世为一目不识丁之人”，他的际遇是如此可悲。湖海士在叙里，又引用了周清原自己的一段话，说是：“余贫不能供客，客至恐斫柱剡荐之不免，用是匿影寒庐，不敢与长者交游。败壁颓垣，星月穿漏，雪霰纷飞，几案为湿。盖原宪之桑枢，范丹之尘釜，交集于一身。余亦甘之。而所最不甘者，则司命之厄我过甚，而狐鼠之侮我无端，余是以望苍天而兴叹，抚龙泉而狂叫者也。”其不遇、穷窘、被侮辱损害，抑郁愤慨，又是如何？他的主导思想是“儒”，也相当的受了“释”、“道”的影响，是宗王（阳明）的。《西湖二集》卷七《觉庵黎一念错投胎》

的开场,就说得明明白白:

从来三教本同原,日月五星无异言。

堪笑世间庸妄子,只知顶礼敬胡髡。

周清原的历史,现在所能知道的,不过如此。他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只有这一部《西湖二集》,且是很少见。据卷十七《刘伯温荐贤平浙中》,他还著有《西湖一集》,可惜已经失传了。《西湖二集》共三十四卷,包含平话三十四篇,都是说发生在西湖上的故事。湖海士论曰:“吴越王之雄霸百年,宋朝之南渡百五十载,流风遗韵,古迹奇闻,史不胜数,而独未有译为俚语,以劝化世人者。”故对周清原之作《西湖一集》,极推崇之,以为是“西湖之功臣”,即白、苏亦赖之。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说:“文亦流利,然好颂帝德,垂教训,又多愤言”;与郑振铎《明清二代的平话集》所言:“明末平话小说,半为劝诫教训,半亦陷于自泄悲愤的渊阱中”,意见殆相同。《西湖二集》最大缺点,就在这几方面,如常常没有必要的把洪武帝拉进,来上一大段令人头痛的文章。论因果报应之篇,更十占七八。而卷十七《刘伯温荐贤平浙中》之附《戚将军水兵篇并海防图式》,卷三十四《胡少保平倭战功》之附《紧要海防说并救荒良法》,尤其是没有必要。大概此书写作,其主要目的,在攻击当时政治的腐败,发泄自己不遇的悲愤,扩大封建道德影响,如斯而已。所以卷一《吴越王再世索江山》,其“入话”就有这样的一段:

……造化小儿,苍天眼瞎,偏锻炼得他一贫如洗,衣

不成衣，食不成食，有一顿，没一顿，终日拿了这几本破书，诗云子曰，之乎者也个不了。真个哭不得，笑不得，叫不得，跳不得，你道可怜也不可怜？所以只得逢场作戏，没紧没要，做部小说，胡乱将来，传流于世。……一则要劝诫世上都做好人，省得留与后人唾骂，一则抒发生平之气，把胸中欲歌、欲笑、欲叫、欲跳之意尽数写将出来，满腹不平之气，郁郁无聊，借以消遣。正是：

世事短如春梦，人情薄似秋云。

逢场不妨作戏，听我舌战纷纷。

《西湖二集》十多年前曾有石印袖珍本，我所藏的，是崇祯武林聚锦堂精刻绘象本，内附《西湖秋色一百韵》。后陈树基辑《西湖拾遗》四十八卷，从这里转载了二十八卷，回目内容都有删动。所未转录者，为卷三《巧书生金銓失对》，卷四《愚郡守玉殿生春》，卷五《李凤娘酷妒遭天谴》，卷二十八《天台匠误招乐趣》，卷三十一《忠孝萃一门》，卷三十二《薰莸不同器》，共六卷而已。未能获得《西湖二集》的，若果能找到《西湖拾遗》，也就有当于见到此书了。这部平话集虽有如上缺点，也有不少优点，最突出的，是很强烈的反映了明末的社会：政治的腐败，官吏的贪污作恶，民众的不聊生。也反映一些当时的风俗习惯，和一部分知识分子对当前的现状，抱着怎样的态度。

明朝统治者的崩溃危机，自万历以后，是一天一天的加深，到崇祯已经是无可挽救了。当时一部分较清明的知识分子，目击内忧外患，贪污横行，民不聊生，心头的悲愤是达到了极度。较积极的，便采用种种方法，警惕国人，冀能“挽颓运于万一”。像周清原的作《西湖二集》，借南宋史实，洪武盛世，一